

宋元时期河北临城的密宗陀罗尼信仰

王晓薇,张春芳

(河北大学 宋史研究中心,河北 保定 071002)

摘要:自唐中期后,佛教密宗经咒广泛流传于民间,且与陀罗尼经合而为一,陀罗尼信仰在僧、俗两界广为流传。以河北临城北宋嘉祐五年的“顶尊陀罗经幢”和元至元六年的《真定府赵州临城县崇法院普润大师寿塔记》为例,分析陀罗尼经幢的建造缘起,宋元时期河北地区陀罗尼信仰的流行情况。两座佛教经幢为研究河北临城区域文化、民间信仰和河北佛教文化史提供了可靠的一手资料。

关键词:河北临城;宋元时期;顶尊陀罗经幢;崇法院;普润大师;寿塔记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5)02-0037-05

一、河北临城的两座陀罗尼经幢

在河北临城镇两口村崇福寺的南大殿中,有一座“顶尊陀罗经幢”,1997年移入临城县文物保管所保存。经幢材质为青石,幢身为八棱柱体,其中七面有字,三面记事,四面刻有陀罗尼经文,但无纹饰图案。顶端有楷书书写的六个竖排小字“顶尊陀罗经幢”。其中一面的末题位置刻有“嘉祐五年十一月日记”的字样,据此可以确定此经幢建造于北宋仁宗时期。其中刻有陀罗尼经文的两面文字楷书,共十行,行28~30字,共290个字。谢飞等编著的《北宋临城王氏家族墓志》中,对此经幢的情况略加介绍^[14]。现笔者参考谢著,并加以标点录文如下:

顶尊陀罗经幢(宋)

稽首千叶莲花殿。金刚座上尊胜王。愿垂金手摩我顶。灌顶闻持妙章句。] 旃伽沙佛众所宣。能灭七返傍生路。因善住天子得受持。后代众生□始] 遇。佛顶尊胜陀罗尼。东国西国号愬。持赞与念不思议。功德无边等真知。] 有时喝断三江水。或时撚转五须弥。念诵不过诸妄想。覆却如来忍□衣。果满] 终成诸相具。灭却无边烦恼痴。运动喜舍起慈悲。兼持五戒三归此。□功] 德无量后。获真身不二疑。或登舡或渡水。手棹清波漱牙齿。回身上在碧波] 中。点点皆成佛舍利。鱼龙露体尽生天。何况道场亲历耳。或夜行或早赴。山林] 道路多妖魅。闻吾念此陀罗尼。恶鬼不能侵害已。佛顶尊胜号真言。一切如] 来金口宣。野外林中见桎骨。但以香花结其□。咒土□霏坟与骨。业随轻重愬] 生天。朝也念暮也念。朝念暮念转精勤。胡音汉音□自见。依教念满落又遍。]

收稿日期:2015-01-19

作者简介:王晓薇(1974-),女,河北保定人,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宋代政治、思想文化史。

《真定府赵州临城县崇法院普润大师寿塔记》经幢出土于河北省临城镇里村南抵河中,后被收录在临城县文物保管所。经幢为青石质,八棱体,周身无纹饰,盖和底座已经遗失,身长 1.5 米,每一面宽 0.18 米。八面都有文字,其中两面记载“真定府赵州临城县崇法院普润大师寿塔记”,另六面记载陀罗尼经文。《寿塔记》的落款上写有“至元六年正月日记”,由此可以断定经幢建造于至元六年。《寿塔记》的刻文为楷体,共 12 行,满行 75 个字,共 560 个字。谢飞等编著的《北宋临城王氏家族墓志》中,对此经幢的情况略加介绍^[15]。现笔者参考谢著,录文如下:

普润大师寿塔(元)

真定府赵州临城县崇法院普润大师寿塔记

主持赵州柏林禅院袞祖子章撰

临城县洪恩书丹

师,讳祖昌,临城县小柏场村人也。俗姓李氏。幼沉默不好为。童子剧十岁,弃其家为佛子,礼本县显公大德为师。及长,仪观秀伟,音声如钟响者,知其不凡。年二十,蒙恩得度禅林讲席,历历经游,无专门独擅之蔽,辈流中号为杰出者。正大初,河朔受兵,师避地河南。岁壬辰,河南破,策杖北归本院。法属请师主领院事,县人旧熟师名及受请无贤不肖,闻之皆喜曰:“昌上人来,崇法不寂寞矣。”县宰杨公为之护持,苟可以用力则无不至,而以无所不成。仍装饰佛殿,翻盖僧堂,重建厨库,创置庄田,规制峻整,遂为一方之冠。所费财物皆自衣盂。嘻!难之矣。至元三年,总统所加号普润大师。师享从心所欲之年,颜渥丹,鬓毛不白,饮食起居如少壮,人皆道力资养之所致也。初,予未识师,有传其名来者,予爱其慷慨仗义,接纳往来,僧有贪饕鄙陋,锁堂逐客者,必大数之,沸然之气不能自掩,於近世僧中不多见也。至元五年春,予自洛阳还赵州道,出临城。师之门弟子深上人,顺讲主以塔记见属,曰:“吾师之德煊煊然,非矫行沽名,虚图炫耀。所虑者,时不待人,倘我辈先死则后世沉而不闻,欲为师先建寿塔以彰其德。诚得和尚撰述以著金石传之不朽,死无恨矣,敢百拜以请。”予欣然应之曰:“白刃可冒也,饮食可无也,此孝不可忘也,其在兹乎?师之事,实恨不得其详,姑以年来耳目所熟,举其大略而书之云。”门弟子十二人:洪源、洪深、洪智、洪顺、洪进、洪法、洪明、洪演、洪存、洪德、洪潮、洪志。孙九人:普坚、普□、普□、普□、普选、普□、普照、普贵、普济。法弟祖澄,门人洪全、洪江、孙普义,法弟祖资,门人洪秀、洪恩、洪定、洪满,法弟祖琪,门人洪通、洪杰、洪泽,法弟祖荣,门人□□,法弟祖道

至元六年正月日记,立塔人洪深等]人:洪源、洪深、洪智、洪顺、洪进、洪法、洪明、洪演、洪存、洪德、洪潮、洪志。孙九人:普坚、普□、普□、普□、普选、普□、普照、普贵、普济。法弟祖澄,门人洪全、洪江、孙普义,法弟祖资,门人洪秀、洪恩、洪定、洪满,法弟祖琪,门人洪通、洪杰、洪泽,法弟祖荣,门人□□,法弟祖道。]

至元六年正月日记,立塔人洪深等。]

临城的这两座陀罗尼经幢,虽然一者建造于北宋嘉祐五年(1060),一者建造于元朝至元六年(1340),时间上相差了近三百年,但两者颇具代表性地反映了临城地区佛教密宗陀罗尼信仰在宋元时期的发展状况。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佛教僧人,都成为了佛教密宗信仰在民间传承的载体和推动力量。下面试详细分析之。

二、经幢的建造缘起与宋金时期河北地区陀罗尼信仰的发达

1.《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及经幢的由来

佛教陀罗尼经幢的建造,源于唐代密宗的流行。密宗是大乘佛教进一步神秘化的一种宗教,八世纪时由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祖师传入中国。密宗主要经典之一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是佛祖为解

救善住天子而传授的可以消难延寿的经文。据记载:善住天子和诸大夫游园观,享受各种快乐之后,于夜间被告知其于七日后将命终。命终之后将下地狱,并受七道畜生轮回之苦,出地狱之后将转世为人,但命途多舛,生于贫患之家,在母体之时就会双目失明。善住天子听后大骇,为免除灾难,求之于天帝,但天帝无法,天帝求于帝释,帝释也无法,转而求之于释迦牟尼,于是佛祖传授其《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善住天子诵读六昼夜,不仅诸难解脱而且增寿无量^[2]。信徒们念诵陀罗尼经或咒语,不仅能消除灾难,还能延年益寿,死后成佛:“若人能日日诵此陀罗尼二十一遍,应消一切世间广大供养,舍身往生极乐世界,若常诵念得大涅槃,复曾寿命受胜快乐,舍此身即得往生种种微妙诸佛刹土,常与诸佛俱会一处,一切如来恒为演说微妙之义,一切世尊即受其记。”^[2]

唐代统治阶级上层和贵族特别偏好用陀罗尼(咒语)来修习密宗,并且广建经幢。佛教经幢一般是八角形、六角形或四边形的石柱和石碑,上有宝盖,下有莲花底座,常见于佛殿或门前,甚至于信徒家中、墓地之侧。经幢各面大都刻有经文、绘画、建幢人姓名或建幢原因。“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简称“尊胜幢”,是指刻有陀罗尼经文的经幢。《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中明确记载:“佛告天帝,若能书写此陀罗尼安经幢上,或安高山,或高楼上乃至安置安窠堵波中,天帝,若有苾刍、秘刍尼、优婆塞、优婆夷、族姓男、族姓女,于幢等或见,或与相近,或其影近身,或风吹陀罗尼上幢等土尘落在身上,天帝彼诸众生所有罪业,应坠恶道地狱,畜生阎罗王界,饿鬼界,阿修罗界身恶道之苦,皆悉不受,亦不为罪垢染污。”^[2]建造尊胜陀罗尼经幢,能够消灾减难、避害趋福、延命增寿。唐中期以后,密教经咒广泛流传于民间,且陀罗尼和咒合而为一,陀罗尼信仰在僧俗二界广为流传。

2. 河北地区陀罗尼信仰的状况

总体上来看,陀罗尼经幢的建造兴起于唐代,盛行于唐、宋,元代以后逐渐没落。常见的经幢以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为最多,其次为《百伞盖陀罗尼》、《大慈心陀罗尼》、《大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大吉祥大兴一切顺陀罗尼》等。在国务院公布的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有8处是以经幢为文物的保护单位^[3]。而在这8座典范性经幢中,河北地区有3座,分别是:唐天元十五年雕造的天护陀罗尼经幢,北宋景祐五年建造的河北赵州陀罗尼经幢,始建于唐、金大定九年重建的大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①。由此可见,宋金河北地区民间修造陀罗尼经幢的活动十分普遍。而临城县恰恰隶属于陀罗尼信仰发达的赵州。临城位于邢台市的西北部,北部与石家庄交界,南与内丘相邻,东接柏乡、隆尧,交通便利。临城县历史悠久,商周时期曾为名城古郡。西汉建房子县,属恒山郡。唐天宝元年,更名为临城县,并将县治迁至今址。北宋临城县隶赵州,属河北西路。宣和元年赵州升为庆源府,仍辖临城县。元朝时,临城隶属于中书省赵州。

河北地区佛教信仰发达,民间建幢活动自宋初就很活跃,如建隆四年(963)四月八日真定府元氏县僧俗邑众敬造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题名的善男信女和僧尼等共计千余人^{[4]9-22}。在修筑佛塔的过程中,也往往要题刻陀罗尼经,如现存定州开元寺塔《李德泽等修塔记》(1001年)中就刻有《佛说金刚寿命修塔陀罗尼经》^[5]。上述赵州陀罗尼经幢建于景祐五年(1038),临城“顶尊陀罗经幢”建于嘉祐五年(1060),这反映了河北地区陀罗尼信仰的发展流行具有连续性。临城的“顶尊陀罗经幢”中所记载的经文虽只属《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一小部分内容,但“能灭七返傍生路。因善住天子得受持”、“闻吾念此陀罗尼。恶鬼不能侵害已”的语句,同样深刻反映了民间信众趋利避害、祈求平安的心理需要和因之而产生的对这一佛教密宗经典的尊奉。

北宋时期陀罗尼信仰在河北地区的流行,与当时宋辽的政治军事形势密切相关。宋朝建国前后,河北地区一直处于宋辽军事对峙的前沿。公元936年,后晋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与辽,形成此后宋、辽矛盾冲突的根源。宋建国后,太祖、太宗一直致力于收复燕云十六州,与辽接壤的河北则战事不断。以

^①关于三座经幢的介绍与研究,可参看孙启祥《天护陀罗尼经幢》,载于《文物春秋》1991年第3期;尹振江、刘运田《赵州陀罗尼经幢》,载于《佛教文化》1994年第4期;毕丹紫玉《卢龙县大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考》,载于《文物春秋》2012年第4期。

雍熙三年(980)的一次宋、辽之战为例,此年十一月辽圣宗与萧太后率兵攻宋,知雄州贺令图好大喜功,中辽之计,致使宋军伤亡惨重,辽军杀掠于深、邢、德三州,俘获士兵,携金银而去。宋辽战事不断,河北沿边百姓身处水深火热之中。既然人民所依仗的国家力量不足以使广大困苦民众脱离苦海,于是普通民众往往将美好生活的愿望寄托在宣扬脱灾减难、功德增寿的佛教之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经文宣扬生者修持息灾、祛病避难,死后成佛;建立经幢可以使诸苦“皆悉不受,亦不为罪垢染污”。其所宣扬的佛法极大满足了广大信众脱离现实苦海的内心渴望,因而得到官员百姓的普遍信奉。

三、元代河北地区佛教的恢复发展和临城陀罗尼信仰的持续

河北临城的陀罗尼信仰,宋金后仍得以持续发展。刻有《普润大师寿塔记》的元代陀罗尼经幢,真实反映了元代佛教恢复发展的过程。佛教自东汉永平传入后,释门弟子为祝祷长寿,往往在生前为自己预设寿塔,并撰写碑铭即《寿塔记》。佛教寿塔通常在塔上刻字填朱,以与其他墓碑有所区别。早于汉朝已有寿塔之设,禅宗传入后得以普遍流行。刻有《普润大师寿塔记》的元代陀罗尼经幢,明显是普润大师的弟子为自己的业师所建造,以表彰其功德并祝祷其长寿而修造,亦算是佛教徒宣扬佛法,并借以传播陀罗尼信仰的重要实物证据。

蒙元时期的河北地区战乱频仍,民不聊生。金章宗后期,金朝由盛转衰,内政腐败,外患不断。蒙古国崛起,铁骑频频南下,河北地区再一次处于动荡之中。金宣宗南渡,引发了一次移民高潮,伴随着军户南迁,河北民众更加惶惶不安,纷纷四处逃窜,“河北失业之民侨居河南、陕西盖不可数计”^{[6]220}。在逃亡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而去世的民众不可胜计。金末,发生了多起农民起义,其中以红袄军起义规模最为庞大。红袄军起义起于山东(太行山以东的广大地区),转战河北、山东等地。河北是蒙、金以及红袄军、义军等多种军事力量较量的场所,战争时间长,受波及范围大,破坏严重。《普润大师寿塔记》所载“正大初,河朔受兵,师避地河南”,正反映出金哀宗正大时期(1224—1232)蒙古在灭西夏之后,与金在黄河以北的河朔地区展开战事。1232年壬辰之乱蒙古军围攻南京汴京,金哀宗弃汴京出逃,奔蔡州,此后金朝再也无力抵抗蒙军的进攻,两年后亡国。《普润大师寿塔记》记载壬辰之乱时“河南破”,普润大师“策杖北归本院”。

元朝建立之后,定都燕京,河北成为京畿之地,民众的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普润大师也正是利用了这一契机,重建并扩大了临城崇法院的规模,“装饰佛殿,翻盖僧堂,重建厨房,创置庄田,规制皎整,遂为一方之冠”。元朝佛教兴盛,朝廷设置了专门机构,管理佛教事务。中央设置了总制院(后改宣政院)和功德使司。总制院(宣政院)下设有诸路释教都总统所,管理“汉地”佛教事务^[7]。普润大师所获加号即是在至元三年(1266)由总统所授予。佛教为元朝的国教,汉地佛教亦得到统治者的崇尚和宣扬。普润大师在重建临城崇法院的过程中,即得到了县宰杨公的“护持”。但是,元朝实行四等人制的民族政策,汉人属于第三等,深受压迫,尽管河北处京畿,亦不能幸免。陀罗尼经幢所宣扬的佛法极大满足了广大信众脱离现实苦海的内心渴望,因而俘获了大批信众。《寿塔记》经幢同时题刻陀罗尼经文,反映了随着佛教的恢复发展,陀罗尼信仰亦得以在元代持续。

弟子们对普润大师重建崇法院、弘扬佛法的品行大加赞扬:“吾师之德焕焕然,非矫行沽多,虚图炫耀。”《寿塔记》是普润大师的弟子们为彰显师德,并为大师祈福,而请托赵州柏林禅院的主持袞祖子章所撰。柏林禅寺(院)是燕赵的佛教中心,坐落在河北省赵县县城东南角。最早建于汉献帝建安年间,古称观音院,南宋为永安院,金代名柏林禅院,自元代起即称柏林禅寺。寺内现存一块刻于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九月十八日《大金沃州柏林禅院三千邑众碑》,记载了立于辽代民间的几千名佛教信众结成邑社,共同修造佛像的活动。元初的柏林禅寺(院),还获得三朝皇帝的颁旨保护。普润大师的弟子们,也许正因为看到了元朝最高统治者对汉地佛教的支持和对赵州柏林禅院的眷顾,因而特意祈请柏林禅院主持为普润大师撰写了《寿塔记》。

综之,河北临城自宋初以来就处于宋辽对峙时的军事边沿,后历经金末与元初的战乱和动荡,僧俗民众都希望通过尊信佛法、修寺建幢,得到神灵的庇佑和精神上的安宁。临城县这两座陀罗尼经幢,为我们研究宋元时期河北地区的佛教密宗陀罗尼信仰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为我们深入了解河北地方文化亦有所补益。经幢中有关临城北宋崇福寺和元代崇法院的记载,亦能弥补史志记载的缺漏,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参考文献:

- [1]谢 飞. 北宋临城王氏家族墓志[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 [2]佛陀波利.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M]//大藏经:第19册. 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96.
- [3]李 彦,张映莹.《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及经幢[J]. 文物世界,2007(5):76-80.
- [4]陆增祥. 八琼室金石补正[M]//宋代石刻文献全编.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 [5]王晓薇,孙 斌. 定州塔《李德泽等修塔记》碑考析[J]. 文物春秋,2013(4):72-76.
- [6]脱 脱. 金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7]陈高华. 元代的诸路释教都总统所[J]. 文史,2012(3):55-68.

Tantric Buddhism Dharani Belief at Hebei Lincheng of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Wang Xiaowei, Zhang Chunfang

(Center for Studies of Song History,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2,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mid-Tang Dynasty, Tantric Buddhism mantras widely spread in the community, and combined with Dharani into one.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record the text of two stone columns of North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and analysis the reason of construction of Jingzhuang. Tantric Buddhism Dharani belief prevalenced in Hebei Dharanifaith of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Two Buddhism Jingchuang provide reliable first-hand information for Lincheng regional culture and Hebei Buddhist culture and Hebei Buddhist Culture.

Key words: Hebei Lincheng;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Tantric Buddhism Dharani jingchuang; Chong Fayuan; PuRun Buddhist master ; Signature of Ting Tower

(责任编辑 张春生)

本 刊 声 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以及其他数据库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我刊上述声明。